

東  
溟  
文  
集

東溟文外集卷之一

桐城姚 瑩展和甫

姚氏分族攷

姚氏古有二族一曰南安一曰吳興晉書載記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於西戎世爲羌酋其後燒當雄於洮罕之間七世孫填虞漢中元末寇擾西州爲楊虛侯馬武所敗徙出塞虞九世孫遷邕率種人內附漢朝嘉之假冠軍將軍綏戎校尉西羌都督自此至弋仲恩甚興泓三世帝於長安宗族支庶皆在陝中寢及燕晉齊魯皆其後也是爲南安姚氏之族吳興之姚始自三國吳時太常姚信北周書姚僧垣傳云字法衡吳興武康人吳太常信之八世孫也曾祖郢宋員外散騎

常侍五城侯父菩提梁高平令僧垣以善醫名仕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北絳郡公卒年八十五子察在江南次子最襲爵在關中及隋平陳察至自以非嫡讓爵於察遷蜀王秀友至王府司馬秀陰有異謀帝令公卿窮治其事皆推過於秀最獨曰凡有不法皆最所爲王實不知也榜訊數百卒無異詞竟坐誅時年六十七論者義之

陳書姚察傳字伯審吳興吳康人也九世祖信吳太常卿有名江東察以文學顯仕陳吏部尚書歷隋爲祕書丞北絳郡開國公終於東都梁陳二史皆察撰未畢功子思廉卒成之唐書姚思廉傳本名簡以字行陳吏部尚書察之子陳亡察自吳興遷京兆遂爲萬年人思廉以著作郎宏文館學士譔梁陳書以卒父業終散騎常侍豐城縣

男陪葬昭陵 靖字令璋初爲中書舍人封吳興縣男武  
后時仕至地官冬官二尚書弟班歷六州刺史政皆有績  
累封宣城郡公遷太子詹事兼左庶子節愍太子失道班  
四上書以能諫稱終戶部尚書 按此周陳唐三書是姚  
僧坦及子察皆自吳興而入關中爲京兆之萬年人與姚  
崇之爲陝州硤石人者非一族也

唐書宰相世系表姚姓虞舜生於姚墟因以爲姓陳胡公  
裔孫敬仲仕齊爲田氏其後居魯至田豐王莽封爲代睦  
侯以奉舜後子恢避莽亂過江居吳郡改姓爲矯五世孫  
敷復改姓姚居吳興武康敷生信吳選曹尚書八世孫僧  
坦隋開府儀同三司北絳郡公二子察最 察爲隋太子  
內舍人襲公子思廉宏文館學士豐城縣男二子愷豫州

司戶參軍愷二子璿仕武后爲宰相班戶部尙書璿二子  
長昌演諫議大夫次昌沛班四子昌源昌潤宣州刺史昌  
溫昌濟而昌潤子循棣次喬樹將作大監循棣子殷觀昌  
溫子齊梧左金吾大將軍 思廉次子惲符寶郎襲封城  
公惲子敬文一子行表郢王府司馬子崇桂太子司議郎  
子希齊湖州司功參軍子宏慶蘇州刺史宏慶五子玉斧  
孟瑜晚涸洲參軍璿璿 最爲蜀王友子思聰左庶子子  
愷盈壽州刺史愷盈曾孫續曲沃令子元宋城令子發右  
領軍衛將軍子南仲右僕射子衮太僕寺主簿 表又云  
陝郡姚氏亦出自武康梁有征東將軍吳興郡公宣業生  
安仁隋汾州刺史生祥懷州長史檢校函谷都尉子懿雋  
州都督文獻公長子元景潭州刺史次子元之名崇相武

后中宗睿宗元宗三子元素宗正少卿 元景一子考孫

壺關令 元之長子彝鄧海二州刺史彝五子闡越州長

史闡鄆令闡貴鄉令闡太子司議郎闡河南丞闡二子係

門下典儀侯太常寺太祝闡三子倍須山令倫揚州大都

督府倉曹參軍但闡二子伯黃梅令次子任侑二子承宗

琪霍山令闡二子簡經主簿簡監察御史簡子勛諫議大

夫簡子烈殿中侍御史內供奉 元之次子昇大理卿三

子固左拾遺闡不仕闡洛州參軍闡子仵寶應令悟襄王

傅淮甯節度押衙攝鄧州刺史惇朝城令惕華原令仵

子月陸洋令丹子增榮陽令均金華令蘊大理司直蘊子

頤浙西館驛巡官圭南昌主簿進闡子怙愷 元之三子

奕永陽郡太守子闡侍御史闡子恆都水少監愷協松陽

令恂右監門率府兵曹參軍沈恆王府主簿惲左千中衛  
兵曹參軍 元素子昇楚州長史馮通事舍人算鄆陽令  
昇子開潤州司戶參軍閻睢陽太守右金吾將軍馮子閻  
餘干丞論豫州司戶參軍算子開臨河令開子合祕書監  
以上姚氏見晉梁陳北周隋唐書本傳及唐宰相世系  
表者如此蓋吳興一族又分爲二自是以後天下郡縣多  
有姚氏

舊五代史唐書列傳姚洪本梁小校長興初率兵千人戍

閩州城陷不屈死明宗置洪宗二子於近衛歐史同

案二書皆

未言何處人

舊五代史晉書列傳姚顗京兆萬年人曾祖希

齊湖州司功參軍祖宏慶蘇州刺史父荆國子祭酒唐末  
帝求相書朝中清望官十餘人姓名置瓶中焚香而挾之

得盧文紀與顓遂拜中書侍郎平章事人晉爲戶部尙書  
卒贈左僕射 按歐史云顓京兆長安人誤

宋史列傳姚內斌平州盧龍人初仕契丹降周世宗以爲  
汝州刺史從平李筠改虢州刺史改慶州兼制置使在郡  
十數年西夏不敢犯塞號內斌爲姚大蟲子承贊爲供奉  
官閣門祗候使承鑒至殿中丞 姚坦曹州濟陰人益王  
府靖善知鄧光二州 姚仲孫本曹南著姓曾祖仁嗣陳  
州商水令因家焉父晁進士第一著作佐郎仲孫仕至陝  
西都轉運使權三司使事坐小吏詐爲文符出知蔡州  
姚渙世家長安隋開皇中有景徹者以討平瀘夷策功爲  
普州刺史卒子孫遂家普州渙第進士知峽涪二州 姚  
兕五原人父寶戰死定州兕爲通州團練使卒於鄜延總



營贈忠州防禦使與弟麟有威名關中號二姚麟仕至都  
指揮使節度建雄定武軍檢校司徒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兒子雄仕至檢校司空奉甯軍節度使卒贈開府儀同三  
司諡武憲兕次子古仕至河東制置使姚祐湖州長興  
人元豐末進士仕至延康殿學士工部尙書知太原府卒  
贈特進諡文僖姚希得潼川人嘉定十六年進士度宗  
時參知政事以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潼川郡公  
致仕卒贈少保姚鉉廬州合肥人太平興國八年進士  
起居舍人京東轉運使終舒州團練子嗣復永城主  
簿子稱姚興相州人荆湖南路兵馬副都監以四百騎  
當金人十數萬自辰至午戰數十合援兵不至死諡忠毅  
姚宗明河中永樂人也十世祖栖雲生岳岳生君儒君

儒生師正師正四世廬墓五世曰厚六世曰稚七世曰文  
八世曰敬真九世曰直十世至宗明慶厯初有司以姚氏  
十世同居聞於朝詔復其家十一世用和十二世士明十  
三世德孝睦不替三百餘年無異詞 又按宋史宰輔表  
乾道九年癸亥十二月己丑姚憲自御史中丞兼侍讀除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年甲午淳熙元年四月遷  
中大夫除參知政事六月罷以端明殿學士領宮觀檢校  
孝宗本紀同而無傳史亦未言何處人

右自六朝以迄南宋姚氏見正史傳表者悉錄於此詳其  
地則吳興南安最古南安之後遷入長安吳興之後亦有  
萬年硤石之異至於廬龍濟陰商水普州五原長興潼川  
合肥相州永樂分族又十併萬年硤石且十有二吾桐之

族本自餘姚益以武康本支則宋世已十有四族年代益遠支派益繁遷地益多元明至今乃不可勝紀烏能一一追溯之哉必強合之非愚則妄

艚後緝私弁兵飯食船價狀

乙未

竊儀所商鹽解捆向有在地游手之民及老河影一帶匪徒當屯船起鹽之時在艚後偷鹽船戶水手畏其滋擾明知故縱大爲捆商之害憲臺洞察情形委文員會奇兵營官弁巡緝艚後所獲功鹽發官店變價優給賞費數年以來河下私匪頗爲斂迹惟弁兵日久漸懈不能逐日在河下巡查每以場獲零鹽混同具報職屢與奇兵營游擊及委員籌商據稱所派弁兵三四十名欲緝河下私鹽必須用船經費無出且午後卽須回汛用飯其勤者尙可再出

情者卽不免偷安是以不能得力伏思艍後緝私所重全  
在河下而弁兵無費不能乘船回汛飯後不能再出亦係  
實在情形及至課功勢不能不以場獲零鹽充數冒賞公  
事殊無實濟愚見以爲此項賞費每年多者千餘金少亦  
八九百金莫若改給弁兵飯食船價每遇商鹽解捆之日  
令營委千把總或外委二員帶兵三十名分駕小划船六  
隻在捆場東西河下作爲兩段專干屯鹽艍後往來巡緝  
兵丁日給飯銀五分官弁日給飯銀一錢每划船一隻給  
雇價銀一錢二分其文委一員亦給划船一隻以上船飯  
每日需銀二兩五錢四分每月約需銀七十六兩二錢年  
約需銀九百一十四兩四錢其小建及商不捆鹽之日卽  
扣除不給此項銀兩並請憲臺每季之首發職衙門存貯

按日給發無捆扣除不准弁兵借支借領每月將捆鹽日期報明存核按季報銷其有曠扣銀兩貯廳俟季終核計功鹽多少及弁兵中或有勤奮出力由職督同委員查明稟請酌賞以示鼓勵其官弁實在出力者俟年終查核稟請記功如此則費不虛糜既免營中藉口而職就近稽查可期得力而昭覈實矣

捆場緝私章程變通狀 乙未

竊據署儀徵縣王令詳奉憲札據淮海道詳稱近來各營汛兵役遇大夥私梟畏懼不拏而於肩挑小販陸續拏獲積有數起歸併具稟所獲之鹽輒自送垣變價以多報少更有邀功員弁謀通商店空出垣收請嗣後查拏私鹽必須人鹽並獲鹽斤交地方官查驗變價充賞若獲人不獲

鹽卽行釋放大夥私梟移訂會等肩挑小販例所不禁不  
准等解私鹽解送州縣秤驗三面交收不准營弁私自銷  
變或路遠難送卽移明所在州縣親往秤驗如委員等獲  
私鹽由州縣據實稟報毋庸委員稟白儻州縣沒其功勞  
不行聲敘查出撤參等情本部堂查該道所議切中時弊  
不獨海州一處爲然除詳批示外札飭移行文武遵照新  
定章程核實辦理以除積弊而免擾累仍將遵辦緣由先  
行稟復查考等因到縣轉詳前來卑職伏查淮海道所稟  
營弁邀功妄等之弊固所不免誠如憲札不獨海州一處  
爲然自當懷遵通飭章程辦理惟是緝私之例雖無區別  
而因地制宜情形亦有不同如儀徵乃百萬引鹽掣孽改  
抵之區情形實與他處有別每逢商鹽旺捆蟬連數里人

眾盈萬一望如蟻雖無大夥梟徒持械與販情事而沿江  
洲地曠野巴桿匪類實繁有徒專在捆場舫後偷爬爲事  
屯船畏其強悍不敢聲張又有一種匪徒當鹽包起岸後  
有破散包鹽堆集在船輒卽蠶擁上船手持箕帚口袋硬  
行掃取名爲掃二水每人原不過數十斤羣取則爲數甚  
鉅各商解捆每鹽千引竟有缺至八九千斤至萬餘斤者  
此等透漏實居其半每年損失不下千引若以數十斤爲  
零鹽不究不但商本虧折難堪且任聽積少成多然後獲  
犯治罪則是納民於陷阱之中不獲則由此透漏出江實  
於鹽務大有妨礙仍有一種辰州婦女百十成羣各持箕  
帚在場掃取零鹽名爲掃場乘閒偷竊男子在場外遙爲  
接應卑職每日親會弁兵營游擊督率批驗于鹽兩大使

暨委員巡查彈壓江面河下捆場有犯則拏不能與他處  
緝私一槩而論此皆當場拏獲隨時責懲卽予釋放所獲  
鹽斤皆經文武委員及批驗子鹽大使當場驗秤實數共  
見亦不致以少報多如所獲係本場之鹽卽交還本商回  
場入捆惟不在捆場之鹽無從交還方交官店變價充賞  
以示鼓勵若以零星之鹽必須同犯送縣候評待訊所有  
鹽斤一交官人之手設隔日經時提驗則必致短少往往  
爭執亦屬不成事體而人犯爲此羈押轉覺可憫此儀徵  
捆場拏獲零星私鹽往往送人不送鹽之原委也惟鹽數  
過多有關罪名出入若不並人鹽送縣不特犯多狡供卽  
縣中亦難憑空擬罪糾私章程似當稍爲區別請嗣後儀  
河場下無論文武員弁如獲鹽只百斤以下者卽由在場



員弁會同批驗子鹽大使在南棚眼同秤驗應還商者卽  
交商回場入捆如無商可認卽發交商店只提現犯責懲  
示眾如鹽在一百斤以上者當場會秤後封貼印花人鹽  
送縣堂驗鹽交營弁領回發店變價犯人照例治罪如此  
分別庶於緝私防弊兩無窒礙卑職目睹情形儀河實與  
海州有別不得不因地制宜管見所及祈示遵行

儀河挑工章程議狀 乙未十月儀徵縣王令會銜

爲勘估要工詳請疏濬事竊查儀徵運河爲百萬引鹽捆  
運之所常形淤墊鹽船不能到洲移捆安莊各商甚苦不  
便本年七月閒職瑩經將內外河道請擇要興工先治外  
河並別開新河情形繪圖通稟憲臺批司飭令延訪紳耆  
親詣勘視通盤籌畫會請詳辦等因奉此前以河水尙深

北新洲蘆柴未伐不能勘視茲當洲柴已伐河水漸淺職等延訪紳耆皆以爲沙沒洲口門外爲盛灘壅遏江流內有迴龍洲阻塞卽施大工亦屬無益惟北新洲別開新河確有裨益據舉人候選知縣厲秀芳進士原任同知鄭士杰等紳士二十三人以河道不通不但鹽艘有礙且通邑民商汲飲灌溉及客貨船隻均多不便先後請開新河又據北新洲業戶厲德泰二十八人及生員吳錚等呈請捐地開河便商濟民而通河各商亦紛紛以疏濬運河爲請職等察看輿情甚爲急切會同傳集紳商連日至運河上下悉心勘視緣儀徵運河昔時全賴沙漫洲江口大溜暢注又有淮水自三汊河入境由新城及東門遶出南城與江水匯合下注鹽洲來源旺盛足以衝刷潮淤故無淺阻

自三汊河淮水直注瓜洲于是分流入儀之水小弱不到  
新城內河之源已竭其沙漫洲江水近年秋冬以後卽至  
斷流外河之源又竭鹽洲以下運河遂成死港僅賴泗源  
溝及貓兒頸江潮倒灌無怪停淤易積此實全河受病之  
根若不大暢來源卽每年興工終歸無益而沙漫洲爲盛  
難迴龍洲壅塞不能施工自當別籌良法此新河所以不  
得不開之原委也茲勘得北新洲兩岸葦庵一帶有斷岸  
一處西南正迎江水大溜若於此處開一新河斜入東北  
岸內河與掘鹽洲頭之龍王廟正對暢引江水徑達鹽洲  
不但運河來源暢旺上流下注可以衝刷潮淤且商貨船  
往來亦便應取用民地四百二十七丈寬三丈估挑新河  
外口寬十二丈內口寬十丈通河正身口寬八丈底寬三

丈深一丈三尺卽日釘椿立界又勘掘鹽洲運河自潞泰  
旂棚至鮑莊止河長二千四百丈內有一千七百四十丈  
最形淤淺亟應挑加寬深又勘貓兒頸口門自去歲撈罟  
免致移捆安灘之後因運河來源自上年十月斷流至本  
年五月江水方至爲時最久以致濁潮停住亟宜乘此將  
貓兒頸口門撈罟深通其工段長三百丈應撈土九千三  
百方又勘泗源溝南口灘嘴梗塞不迎汀溜必須另開口  
門自西南斜接大溜方爲得勢工長四十丈深一丈三尺  
寬十四丈又勘大泗源溝對岸小泗源溝向爲民間柴船  
運送南門河道近因淤墊不通柴船停泊運河冬令水淺  
河窄屯駁鹽船出入擁擠亟宜將此小泗源溝開通俾柴  
船得入免泊運河佔塞屯船之路工長一百三十丈挑深

五尺又勘捆鹽洲頭以上至沙漠洲雖不能興無益之工  
但此處究係數百年儀河正道若竟聽其淤廢亦覺可惜  
且數里居民一交冬令斷流之後汲飲無資閭閻甚苦應  
請挑一小溝長七百四十丈寬一丈深五尺爲費有限不  
惟便民汲飲且可引此江流助我運河水勢以上工程六  
處皆係實有裨益必不可緩之工通計工長三千三百二  
十七丈估挑土七萬一百六十七方五分撈土九千三百  
方查照撫憲大挑徒陽運河章程及道光十二年挑辦泗  
源溝上年撈鬬貓兒頸成案每方酌給挑土價銀二錢二  
分五釐撈土船工價銀二錢八分一切經費悉照泗源溝  
貓兒頸成案實用實銷查泗源溝案內三處工段一千四  
百六十一丈用經費銀三千一百二十八兩三錢四分九

釐貓兒頸經費用四百八十五兩三錢三分四釐此次六處工程共長三千三百二十七丈較上屆泗源溝工程不啻兩倍且有江口撈土委員段差必需添派築壩車水椿木繩纜工料一切均需倍用樽節估計此項經費不便請勅帑項惟有仰懇憲臺於運庫暫行借領飭令各商按引征還歸款抑更有請者向來儀河官工或因浮費太多或因工程草率各商至今以爲口實此項銀係商捐自應工歸商辦眾商出資辦切己之事自必盡心不致有虛糜及工程苟簡之弊仍派委員稽查督催庶臻妥洽除由職瑩諭令眾商公議分段承辦並籌歸憲款外伏祈憲臺諭飭各商遵照卽日妥議分工領銀承辦實於工程大有裨益管窺之見是否有當合將會勘儀河緊要工程繪圖貼說

擬議章程並簡明清摺詳送鈞鑒如蒙核准卽請飭司先發銀八千兩委員解儀以便發商領辦興工餘銀陸續請發爲便

議挑儀河章程十二則

一施工次第宜先派定也此次工分六處勢不能同日興工自應派定先後以免紊亂而尤在捫運正當吃緊一經打壩停捫則於趕運有礙不可不妥爲籌畫今卑職議定先挑北新洲新河同貓兒頸可以同時興工蓋新河在捫鹽洲以上平地開挑無庸打壩而貓兒頸係屬撈工屯船可以照常行走也俟新河開畢暫將南北口門畱住不必放水卽於捫鹽洲起至魚尾止打壩將水車入新河及泗源溝內動工興挑商鹽暫行移捫於魚尾以下對泗源溝

以便撥上江船俟此處工畢卽將新河內外開通放水入河南捆仍歸旂棚魚尾以下至鮑莊工段打壩車水與挑此處工段不大多用人夫趕緊搶挑不過數日可畢商捆暫停亦尙無大礙此處興工一面將泗源口門及小泗源溝同時動工俟各處工畢後再辦捆鹽洲頭以上至沙漫洲挑溝之工先後緩急次第合宜

一挑工宜限以時日也查新河工程只長四百二十丈而口底寬深且係生開未知土性應限以二十五日完工捆鹽洲至魚尾工段綿長且須打壩車水應請限以三十日完工貓兒頸係在大江之中施工風浪不時難以尅定然亦當有限制應請限一月完工至泗源溝口門及小泗源溝均各限以十日其魚尾至鮑莊一段工程雖小但須打



廟車水亦請限以十日至洲頭以上及沙漫洲挑溝工雖  
長而土方少應請限以六日以上除貓兒頸係同時興工  
毋庸接算又大小泗源溝亦可與魚尾鮑莊同時並挑亦  
可以十日並計惟最後之沙漫洲挑溝六日須先後接算  
統限以七十一日六處工程通行完竣僅值天氣晴燥則  
比較上屆泗源溝猶少九日不致曠時虛糜

一各商承挑宜分段派定何人以專責成也揭商不下數  
十人且不諳工程未必能親臨工次自須仍託儀商代辦  
儀商向有十二家頗皆謹飭不致浮華素爲揭商信任但  
必須揚商呈明轉託儀商代辦以便派令各商分段認工  
領銀承辦俟各人認定之後即將何處工段給予分工牌  
示將其人名下何處工程係第幾段土方若干應領工價

銀若干明白曉示工程既辦卽飭令與挑務須合式庶乎各有責成工歸核實

一請派委員段差稽查彈壓以便督催也各商承雇夫工人數眾多但能支發工錢在工照料若無官人彈壓誠恐各夫偷安怠惰草率不能如式貓兒頸撈工驗土放籌須用一人收籌算工須用一人而同時開挑藕河亦須派委二人此分催四員必不可少也俟此二處工畢後可以酌量調撥至於總催必須二員者工段旣多一人勢難周遍也職瑩查職澄現在雖當卸事尙須在儀候算交代如蒙憲委自可以任總催之事職瑩卽日交卸尙有接署之員摠催督催自不容辭儀徵新任羅令雖屬初任究係地方官亦應會同彈壓照判惟分催之員必須鹽務地方參用

方爲妥洽查現在地方人員有舊港巡檢徐廷祿及典史  
吳景增可以差委鹽務中如批驗子鹽兩大使公事殷繁  
勢難分身照應僅有憲委大使張梓林一員隨同勘工情  
形最熟悉資倚任此外尙求憲委鹽務一員來儀差委  
一委員差役薪水船價飯食宜酌量定給也查上屆挑辦  
泗源溝案内委員一人每日薪水連跟人轎役等飯食銀  
一兩二錢差役每名每日飯食錢一百文此次即可查照  
支給

一夫工方價必須核實分起給發也查上屆挑辦泗源溝案  
內係聲明出示寫明方價召募人夫但訪聞儀人言實在  
亦未能照辦仍係雇覓夫頭各立承攬此項商辦更與官  
辦不同只須責令夫頭承雇散夫若干名認辦土方若干

定價若干當官寫立承攬賣令書押如有短少人夫及工不合式均惟夫頭是問所有承攬夫價務令各商實發不許商所扣減惟工價不宜先發過多應先發十分之二以便雇夫其餘按日每夫酌給飯食錢文餘存若干俟工完找足

一打壩車水宜核實工料給發價值也打壩用土若干應照高寬丈尺核算土方應用梢木蓆板臨時照件給價車水每部照鄉間車水之例雇定價值按日核實給發以水乾爲度仍派人督查不許怠惰偷安

一分工誌椿必須認真以憑驗收工程也挑工丈尺全賴誌椿封墩其法於兩岸各釘椿木用繩牽直量自繩平至河底中高若干爲誌逐段記明工畢後丈量即可得其深

淺但恐不肖之徒偷移誌椿應於封墩內蓋用灰印瓦鉢  
台住加土封埋工完查驗如有移動除將夫頭地保責處  
外仍罰令賠挑如式

一河心挑土宜備用板跳竹跳也雇夫挑土竹筐繩擔鋤  
鋤之類係各夫自備惟出土上岸必須先挑土路層級而  
上深處淖泥須用竹跳板跳之類應令各商隨時酌量預  
備板跳或借用板行竹跳或酌量買置均令核實辦理  
一挑河先令抽開龍溝以驗水平也河底高低不一必須  
從中先抽龍溝一道深二尺爲度俟兩邊將次挑平後龍  
溝再加挑深一可以驗水平二可以滲積水

一新開河道業戶捐地應豁免錢糧酌予獎勵也查上屆  
挑辦泗源溝時洲戶多方阻撓勒索地價並於捆鹽洲一

帶挑河對岸洲民不讓出土種種費手此次該業戶等不  
但不出阻撓索價且自相呈請急公捐地開河其各處挑  
河工段岸上洲地悉聽出土殊屬可嘉所有取用民地除  
照例由縣詳豁免錢糧外其各業戶及倡議開河之舉人  
厲秀芳等應請酌給匾額以示獎勵

一新開河道設有掘出枯骨應爲遷葬也查新開河道地  
段內有民人墳塚前於勘丈時具已讓出並無妨礙現據  
紳士及同仁堂董事呈請如有掘出枯骨卽由該紳董料  
理買棺遷葬其骨殖已朽者送入收棺塔內應准其循照  
舊例辦理

儀河委員督工狀 乙未十月

委員督工一節似宜地方鹽務參用此閒王令已於十五

曰卸事職遵憲示傳諭囑其在工始終照料可任總催之事但需給予札文至於分段督工則有巡典二員可用鹽務中除張大使外尙乞憲臺酌委一員來儀聽用查有候補運判鄧士彥上年在此派令督率江口勞工頗得要領可否卽委令來儀之處出自憲裁伏讀明諭令職一手經理竊以此事由職發端何敢推諉惟甫經大病之後氣體虛弱過甚擬重運判接任後請假一月調理方能北行若朝夕奔走河干誠恐風雪嚴寒舊病復感未能勝此重任然職守有在重運判未到以前總當盡心竭力不敢辭勞僮重運判到儀尙求給假一月稍爲調理病軀重分司老成練達公事精詳職將通河情形詳悉告知自當經理裕如職乞假在儀遇有應商事件仍可不時關照斷不可置

之度外致負諄諄見任之至意再查前此孫令挑辦泗源溝之時各洲戶頗多阻撓勒索此次各洲戶竟能呈請急公掘地不但無一阻撓且出於至誠踴躍王令於此頗資勸諭之力畱伊始終工程卽見知人明鑒不勝欽服尙有勸者此次詳請工歸商辦必當諭飭揚商蓋此閒儀商皆其夥友不能專主伏求憲臺傳見揚州辦事商人賞給諭帖令各剋日妥議如不能親自臨工卽令其轉託儀商承辦事期緊迫勿任推諉若延

淮南縣引暫撥淮北融銷狀

清冊附丁酉十月初五日

爲淮南各岸殘鹽壅積新綱懸引招商乏人詳請援案暫撥淮北融銷以期趕副課額事竊查丁酉綱淮南綱食各岸引鹽前經職護司詳明開徵催商納課請運並以許宏



遠別濟美二商乏愀認引虛懸另招新商接辦無如各殘  
網有岸未銷並開江在途及各商已納課未運之鹽尙不  
下兩綱之數雖蒙電臺同湖廣江西安徽督撫憲設法疏  
售總難格外暢銷以致商人貲本盡被佔擱而尉許諸商  
退懸額引二十餘萬招徠無人若將懸引加派現運之商  
更力難兼顧來年二月卽屆丁酉奏銷之期如不另籌疏  
通之法非特難副造報且恐愈形壅積益難挽救於將來  
歷檢舊案嘉慶四年淮北行銷綱鹽因銷滯商疲遞年積  
壓請於己未庚申兩綱各提出十萬單引融銷淮南江廣  
各岸奏奉 諭旨依議嘉慶八年續將淮北壬戌未銷  
引鹽融撥淮南十萬單引嘉慶十三年復因淮北額引未  
能暢銷自戊辰綱起至丁丑綱止每綱融入淮南行銷鹽

四萬單引嘉慶十六年淮北未運庚午引內分撥淮南十萬單引道光五年淮北甲申綱未運鹽二十六萬六千餘引融撥淮南分乙酉丙戌兩綱帶運均奉奏行在案淮北自改行票鹽以來民販眾多岸銷暢旺本年已全額運銷各場報存池產尙多存積民販仍絡繹不絕是票引各地亦尙需鹽接濟兼值雙金開開放河道深通捆運甚易若因年額已清停收稅銀來年再行開辦恐民販既難緩待場鹽無販買運易致透私口岸不敷銷售徒爲私鹽佔據干公無益竊思兩淮引地雖分南北而納課辦運事同一體從前淮北疲敝准融撥於淮南現在淮南滯銷亦宜暫融於淮北况淮南諸場因春閒雨雪過多產鹽短缺而淮北池產充盈販多銷暢尤當因時變通酌盈劑虛以暢補

滯使南北引課均得依限報完職護司通盤籌計應請照  
歷辦淮北融南成案將丁酉淮南綱食引內提出二十萬  
引融運淮北票鹽引地行銷令民販完稅請票乘時買鹽  
運售所完票稅抵收淮南入奏正雜課銀其不敷外帶雜  
款卽於淮南綱食引內分別加攤計楚西科則每引共銀  
四兩一錢有零尙不過重安池太及食岸科則仍有減無  
增許尉二商懸引毋庸加派現運之商通綱減運二十萬  
引所省貲本甚鉅淮北淮南皆受其利而懸引不致無著  
俟有新商認辦仍歸淮南正綱原額籌議具詳仰祈鑒核  
俯准奏行至此項融引擬派撥湖廣六萬引江西四萬引  
安慶二萬五千引池州一萬引太平五千引甯國三萬引  
上江三萬引所有應完票稅經費抵收正雜課銀及不敷

雜款分別加攤銀數開具清冊附呈查核俟奉奏准卽將  
丁酉綱科則改行刷印諭商完納

淮南融北引鹽應完票稅經費抵收正雜課銀冊

一丁酉楚西科則每引銀三兩九錢八分六釐零今擬免  
帶帑本一錢減完緝費四分又呈綱雜費內因甯國十  
分完課七折行鹽代攤銀七釐三毫八絲五忽三微七  
纖六沙現在甯國丁酉額鹽提融三萬引所有楚西雜  
費應仍歸本岸帶完於楚西科則內刪減以上共除銀  
一錢四分七釐三毫八絲五忽三微七纖六沙計仍應  
完銀三兩八錢三分九釐二毫一絲二忽五微四纖五  
塵五埃提出十萬引融北該銀三十八萬三千九百二  
十一兩二錢五分四釐五絲五忽

又安池太科則每引銀三兩四錢五分五釐零提出四萬引融北該銀十三萬八千二百十八兩六錢八分一釐五毫三絲四忽八微

又甯國科則每引銀二兩三錢四分四釐零又收回楚西代攤雜費八分計共應完銀二兩四錢二分四釐九毫一絲七微一纖四沙七塵三埃提出三萬引融北該銀七萬二千七百四十七兩三錢二分一釐四絲一忽九微

又上江科則每引銀二兩五錢六釐零提出三萬引融北該銀七萬五千二百五兩八錢二分一釐四毫四絲一忽九微

以上課共銀六十七萬九十三兩七分八釐四毫七

絲三忽六微

一票鹽科則連經費二兩四錢五分零代運淮南綱食二十萬引連帶運乙未一分二萬引共二十二萬引該完銀三十一萬九千一百三十七兩四錢七分儘數撥補外尙短銀三十五萬九百五十五兩六錢九釐

楚西並江甘融楚所贖九十四萬五千三百九引每引加攤銀三錢五分五釐四忽三微七纖三沙二塵共銀三十三萬五千五百八十八兩八錢二分九釐

安池太所贖五萬四千八百九十七引每引加攤銀一錢四分共銀七千六百八十五兩五錢八分

甯國所贖六萬六千五百引每引加攤銀八分共銀五千三百二十兩

上江所贖二萬三千六百十三引每引加攤銀一錢共銀二千三百六十一兩二錢

以上共攤銀三十五萬九百五十五兩六錢九釐合數前

丁酉楚西科則每引三兩八錢三分九釐二毫零又加攤銀三錢五分五釐零共四兩一錢九分四釐二毫零較丙申多銀二錢九毫零

安池太科則每引三兩四錢五分五釐四毫零又加攤銀一錢四分共三兩五錢九分五釐零較丙申有減無增  
甯國科則每引二兩四錢二分四釐九毫零較丙申有減無增

上江科則每引二兩五錢六釐零又加攤銀一錢共銀二

兩六錢六釐零較丙申有減無增

臺廠戰船情形狀

庚子四月

道光二十年四月初十日准福建藩臬二司會咨二月二十日奉兵部尚書刑部侍郎黃總督部堂鄧札開奉旨查辦閩省事件內戰船一款仰福建布政司按察司會同廠船各道確查議覆務將積弊情形認真查究向來修造章程是否有應行變通之處一並酌核妥議總期濟用得力永杜弊端奉此移行到道職道查臺澎額設戰船九十六隻向例凡遇屆修船隻到廠在何人任內卽歸其人領銀修辦嗣因苦樂不均以致積壓甚多道光二年奏定章程按月修船一隻自是遵辦無悞道光十年奉文改造白底船船三十隻分兩年造竣所有屆限應修及造



補各船不能兼顧題准俟白底艍船造竣再行接辦十三年張逆滋事咨部展限至十三年七月始全數造竣致有積壓未辦造補船八隻屆限修造船十七隻又歷年遭風未經詳題造補之船二十三隻院司議奏撥出三十隻由臺灣府設廠自十六年爲始分五年造辦尙有應造補船十隻仍歸道廠自十六年爲始分年帶造四隻道廠之船已於十八年夏季完竣府廠之船截至上年已報竣二十一隻餘船亦次第興工此臺廠新舊奉文辦理之章程也遭風造補之船本無定數以奉文爲斷每季代造一隻如有多船歸於下季儻若交卸卽交接任之員承辦以上現辦章程最爲公允既免賠累偏枯亦免廠船積壓至每屆修造戰船雖係道廠承辦其本營亦遣員弁及管船兵丁

赴廠眼同修造工竣日廠員具報鎮協道府營中將備齊  
集驗勘必須堅固合式槓棋齊全點交營弁領駕取具收  
管並撮摹清漢文通報立法至爲周備惟臺廠辦船情形  
與內地三廠不同者內地廠船修造屆期備文赴司領價  
可計日往返臺廠則遠隔重洋船未屆期不能領價至期  
備文而到司月日遲速難定有領價之文半年尙未到司  
者卽如職道上年十一月備文往司請領鞏字四號順字  
七號等船料價其齎文之船遭風漂至廣東本年三月尙  
未到司現又補具文領不知何日到司何日領銀此領價  
之難一也臺地不產松杉木料購自內地須遣人至延平  
建甯邵武山中採買凡八九丈以上之木卽須十餘丈之  
材翦去頭梢方可合式此非數十年培養不成近歲深山

多爲民間墾畝植大材之地日少所以巨木益艱溯查乾隆十一年軍機大臣奏議已有閩浙兩省戰船桅木採求殆盡之虞今又百年購買愈難價值更昂臺廠於省城及廈門皆設有料館專派丁胥工役長年採辦轉運工費浩繁所用不得其人選採卽難得力此購料之難二也上游採料河運到省由省雇船在南臺接運出口海運到廈再由廈門商船陸續配運然後到臺廠展轉已需時日且每大號商船一隻僅能配七八丈以上杉木桅一枝或六七丈大中吉木三四丈或三丈以上浮溪木數枝其中小之材如連轉木山城板以及釘鐵油蔴布疋金鼓鍋桶之類每次配載無多常以商船數號配運之料不敷臺廠一船修造之需而商船已以爲苦昔年廈門商船渡臺年有

三四百號近止數十號而已職道自十八年閏四月到任後遣丁胥往省廈購料配運來臺至本年二月止除配運府廠料物之船外其配運道廠料船裁七十餘號不勝焦灼上年冬閒檄行廈防廳傳諭商船戶勸令酌加配料照民間行市給予運價失水免賠而船戶總以木植重大勉強加配究屬無多是臺廠竭蹶情形較三廠尤甚開廠興修往往停工待料而定限甚嚴不敢逾違支絀萬分此運料之難三也至於例價不敷三廠皆同而臺廠尤甚然不能以賠貼之苦辦運之艱工程稍有草率蓋營中員弁有收管操駕之責工程如式尙不免挑剔多端豈肯以草率之工遽行收管但期循照舊章料物配運無悞諒不致有積壓此臺廠之實在情形也至於收管之後則責在水師

果能一經收管卽時操駕巡洋不任久拋沙灘易致朽壞更慎選諳習風雲沙汕之弁兵以爲舵工管駕則各船損壞漸稀廠中照章修造自可濟用得力矣謹以臺廠辦理章程及實在情形縷晰稟陳伏祈察核

戰船小修例准幫鐵桅木狀

庚子四月

本年四月十八日奉兵部尙書刑部侍郎黃總督部堂鄧三月二十九日牌開道光二十年三月二十七日會奏查驗閩省戰船修造草率及遲延積壓情形籌議趕緊修造以濟實用而重海疆一摺合就抄行仰該道官吏卽速查照摺內事理遵辦毋違並粘抄摺一紙到道同日奉到憲牌遭風擊碎船三十二隻內先行奏請造補者十三隻抄單行令查明臺廠應造之船趕緊辦理仰見憲臺於剔

弊認真之中復權衡緩急以濟實用遵查抄單造補十三  
船內澎右鞏字六號十三號艚順字十四號三船係臺  
灣道廠應行造補雖臺廠尚有應行造補之船既奉奏明  
自應先行造補當卽備具文領於四月二十六日赴司領  
銀購料趕辦尙有澎左綏字六號澎右鞏字一號鞏字三  
號三船係臺灣府廠應行造補亦飛飭府廠卽日報司領  
銀興工不致遲悞其司詳臺廠濟字十五號一船查係道  
光十六年九月前升道劉鴻翱任內造補完竣現經司詳  
查該營報修文內稱勘驗船身水底槓樁等項俱已損壞  
船係上屆補造僅隔三年何以損壞情形至此仰蒙憲臺  
未卽參賠委員查勘係草率另行參究此船現在臺廠  
當卽飭查當時如何草率情形據廠員魏彥儀復稱臺澎

水師各營向遇船隻屆限應修其申報文冊內如臺協艦  
艍二營無論大修小修皆稱水底損壞不堪駕駛而澎湖  
左右營則無論大修小修一概皆稱水底損壞損壞並無  
不堪駕駛字樣蓋向來船隻每屆應行修造之期其申報  
文冊皆必申明損壞字樣方准駕廠興修若無損壞則尙  
堪駕駛不但不能大修卽小修亦所不准推原其故由哨  
船大小修例有一定之限並有一定之費非如商船自用  
工資隨時修補者可比且定例工價旣遠遜於商艘而水  
師操駕出入巨洋風浪之中用至三年不能隨時修整勢  
不免有損壞故 國家定爲三年小修之例卽指造補

後三年而言旣例准小修則不無損壞可知此營中所以  
每屆修期皆必聲明水底損壞字樣由來已久並無

分別小修應如何聲敘大修應如何聲敘也營中此等支冊皆舊稿相沿並非廠中草率營弁得規等語職道察核所言尙係實在情形所有臺廠濟字十五號一船應否飭劉陞道賠修之處伏乞憲裁至於船桅用幫木鐵箍則係遵成例檢查乾隆十一年案卷臺廠接准司移總督部堂馬批據鹽法道詳稱奉前憲那會同撫憲奏復給事中楊條奏沿海戰船配用桅木一案內開閩浙二省用桅原有三種一係杉木統桅丈尺高大圍圓徑寸均與估式相符不待鑲箍是爲一等次用幫桅中間仍係統根杉木惟圍圓徑寸略小外用柯梨或杉木幫鑲束以鐵箍是爲幫桅現今修造戰船多用杉木統桅及幫桅二種其烏木桅一種產自外洋亦難驟獲嗣後請照舊辦理其烏木桅一



種承辦官赴洋採買永行停止通行遵照在案第幫鑲桅木圓圓徑寸有用中間統木六分而幫鑲四分者有用統木七分而幫鑲三分者有用統木八分而幫鑲二分者每值幫配之時因分數無定交相爭執詳蒙撫憲周咨詢水師提督并藩司議定嗣後各廠凡遇大中二號戰船桅木概以二八幫鑲配用箍幫牢固于完竣交營文內聲明以免爭執至今各廠遵辦此戰船桅木例准用幫木鐵箍之成案也伏讀憲臺於查詢福廠成字四號戰船文內原有大桅加幫硬木及用鐵箍數十道是否有例之語仰見憲明早已鑒及於此不知福廠曾否查案申復抑係年久案卷遺失而臺道案內原卷俱在此係通行之案他廠諒亦有之今讀奏參摺內福州廠員周善感僅稱成字四號本

係獨本大桅因匠役多去標皮加幫梗木鐵箍以期穩固並未聲明成案致奉責令已故王監道家屬賠補竊思福廠成字四號戰船現經憲臺親赴驗明大桅朽裂旁加幫木圍以鐵箍數十道則是該廠承修草率奉參者係因甫經造補三年而大桅遽已朽裂是以奉參並非以幫木鐵箍而參也第恐福廠未及查明例案水師各營候會憲意以爲嗣後大桅必用統木不准幫鑲紛紛又起爭端而廠中採購統木大桅不得勢必延悞要工其患有不止於積壓者則於船政大有關係蓋大船桅木長經八九丈以上必須十餘丈之木砍去頭梢枝節方可勝用此非深山培養數十年不能成此巨材閩省產此大木惟延平建甯邵武三府大木生植有時而各廠及民商年用無數生者寡

而用者眾必有不及之期自乾隆初年總兵苗國棟議奏  
經軍機大臣核議已以砍伐殆盡爲虞行令儲材備用今  
上游三府深山多爲民人開墾成田各廠採用大木日艱  
猶賴有幫鑲之例得以無悞若不准幫鑲廠員勢必束手  
謹錄案呈求鑒核行知各廠營分別明示以此次所參係  
爲工程草率並非不准幫鑲則各廠無窒礙之憂要工庶  
能濟用矣至劉前升道承造澎右濟字十五號一船營丈  
聲敘亦係循照舊章工程尙無草率此船並非職道任內  
無所用其迴護可否免飭賠補候憲臺委員勘驗核示

覆顏制軍書

辛丑三月

廈門快艇至臺奉到憲牌三件蒙賜手書祇承一切伏惟  
憲臺中忘况序萬里星馳訐謔本家學淵源 宸命慙

中朝物望蠢彼醜夷貪黷無厭肆其豕突日益鷗張詎爲和議遷延以致失機悞事海隅義士無不疾心攘臂日夕望斬逆酋以快眾憤茲幸

天威震怒命將出師中外一心忠謀咸奮側聞憲臺幟帷甫駐卽日視師親歷廈門指揮形勢易水師之大帥壁壘一新保獲咎之元臣譙言首建泉廈商民懼呼相告飛播海東此誠天心轉移之機志士奮興之日也職道力薄任重地處孤危以人心浮動之區當寇亂再萌之後元氣久虧瘡痍滿目撫循休息未卽能蘇緝匪鋤姦甫期安謐乃英夷猖獗警報頻聞自上年五六月閒夷船遊奕臺澎隨時擊退後日事戒嚴非惟外攘逆夷尤須內防奸宄益民風不靖舉動未可張皇而民力未舒疲弊不宜騷擾故以安反側結人心爲本計籌

經費繕守備和文武策羣力爲亟圖日昨同鎮府會稟事宜計已仰蒙洞察頗知新鑄大礮已委員分解臺澎湖擊林瑞鳳贖銀五千亦於前月行抵澎湖留營協守下懷不勝欽慰更望俯如所請多籌備貯少扣大餉則全臺受賜益宏矣海外情形上關盡慮者非一端不切之言或無當於事理如朱給諫所奏頗有關繫遵諭另文議覆

與陳梁叔書 丁未十月

梁叔足下不相見四年矣消息久未通聞今秋得夏月書乃知前歲有書未達亦遠道浮沈之常事也去年江南題名錄此閒未見見來書乃知足下去歲鄉試已捷喜甚雖會試見遺然方在壯年稍遲一科未爲晚耳承念鄙人行止甚厚非相愛之深不能爲此言然足下似但知鄙人之

跡而未見其心又習見近世仕宦者善爲趨避而于古人風義品節之詳尙有未深究也世之善于仕宦者大抵見利則趨利猶未形而先求其徑以逢之則趨利之術愈工見害則避害猶未見而先計其勢以遠之則避害之術愈巧此皆世所謂智者也古之君子則不然其就也其去也無所固必一準乎義而已阿諛容與以求悅于上矯飾詐僞以取譽于下如此者固生平所不屑爲卽交游中未嘗不謂某之屢仕屢黜有由然也夫烏知眾人所謂失者未必非其所自得者乎自省數十年中不動心于禍福者久矣臣之事君猶子事父父受人言不悅其子而鞭撻之凍餒之者世嘗有之矣子不能以鞭撻凍餒而怨其父君受人言不悅其臣而誅罰之貶黜之者世亦有之矣臣烏得

以誅罰貶黜而怨其君哉若以當事者道有不合而爲去就之計則又末矣身當三黜自反皆無咎于心旣習見之展氏所謂焉往而不三黜也歷觀古來賢哲大抵名位盛則思止足而乞身未有處譴謫之地而求退者也前在西域差次有句云智常無礙須彌小心自能亨蜀道平梁叔以爲何如且鄙人窮宦數十年雖昔在兩淮膏腴之地未嘗不窮至今負責萬數千金未償者皆兩淮時事也生平未嘗妄取不自言貧而好施予故人亦罕知其貧者寒士作官以祿爲養前在江南連任武進元和疲邑爲前參令之賢保全其功名身家代賠虧闕鉅萬疏濬孟瀆三河大工二十萬金悉交紳士未嘗涉手而坐任千餘丈最深之工段復肩任二十萬幣金之部費供億豫陝官兵往來過

境又承辦災漕所虧負官項後先數萬其時大府始惑人  
言而挫之既知其悞予之監掣三年再權運使始償補過  
半復假揚州數友人萬金以繼之臺灣六年困于軍旅未  
能償也今卽欲退歸其如諸逋負何哉此又私事之不能  
退者外人何能知之耶公義私情兩無可退此所以恬然  
于蓬州也梁叔相愛素深故聊及之云爾西域往返兩歲  
頗成康輜紀行十六卷于異地山川風俗形勢及海外諸  
國之情形刺麻回教天主教之源流考論而辨證之閒及  
古今政治學術文章之是非得失已脫稿矣蓬州地貧事  
簡公餘大可讀書整理所著未刻數種以付兒輩剗刷之  
事則俟諸異日耳惜不得吾梁叔一觀之也足下在練笠  
人所數年甘旨之奉想足以供所業進境何似笠人處未



及作書爲致鄙念不具

與方植之書

昨晚細讀大刻二文三年之喪古人本係三十六月禮記及儒先說未可信以吳草廬顧亭林之說爲誤補入關中至今三十六月一節以爲張子禮教之故容或然也合葬文內云合葬未爲不是不合葬亦不得謂之不孝此二語尙平允惟朱子始葬韋齋先生于五夫里中遷白水最後又改武夷是一父而葬之三次也五夫旣奉遺命而改葬之豈非不以違命爲嫌乎五夫旣有幼不更事卜地未詳之悔則遷白水時年已四十二不應又不詳擇何以旣于乾道六年改葬白水更閱二十餘年至慶元某年又遷武夷葬親大事果可一再不慎如此乎幸朱子以慶元六年

卒設壽至百歲而武夷之墓有故不又將改葬乎此等處不能無疑願更教之

### 潘東庵遺集序

余以道光甲辰七月至蜀識潘紫垣孝廉見其與同人唱和詩余亡友李海帆方伯所序刻也旣以尊甫東庵先生遺集乞訂定付梓讀未竣而有康衛之行丙午春季回成都紫垣復以集來乞言乃卒讀焉知先生所以爲文又讀程鶴樵侍郎撰墓誌銘益知先生所以爲人誠不能無言矣大抵先生之文多清峭峭泐每于細故小物發揮其宏遠之思非有關於風義不爲也先生之從政鋤姦興善凡有害於地方必除也其所涖陽山故昌黎遺治初至即以安民砥節自矢及其去也士民哭送之者萬人洵無愧哉

觀其志趣行事宜其文之卓然絕俗也紫垣行將仕矣其必有以繼武前人之徵者余拭目俟之

與童石塘論注南北史書

月前再晤未得暢敘公務紛冗不敢煩擾也承惠修伙又得此閒主人厚遺節下私事已得部署可安心治南北史矣此二書體宏卷富作注匪易徧考羣書蒐討最爲勤苦自古史書惟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有注通史惟資治通鑑而已裴駟司馬貞裴松之劉邵李賢顏師古胡三省皆博極羣書學通今古且經昔人注本乃集其成然皆殫畢生之精力或數十年而成之千百年來猶時爲人所糾苟欲速成烏能傳世哉本朝彭文勤因徐無黨舊注五代史過于荒略欲更蒐討古書凡關五代事實者悉爲援引以

成補注然文勤亦僅發凡起例更以屬之劉金門先生二  
公皆博雅素著復資以四庫書籍閱數十年乃成信乎注  
書難注史尤不易也五代距今千餘年耳當時書籍已多  
放佚况六朝至今千六七百年乎古書存者益少徵引無  
由廣博所恃不過晉宋齊梁陳北魏北齊周隋諸書及通  
鑑而已此外皆少全書不得已于古類書如初學記藝文  
類聚白孔六帖太平御覽冊府元龜北堂書抄各種中有  
六代事文者徧加考索以爲之注一字一句或煩旬日非  
可定擬爲之此豈可以歲月速成者乎現在諸君所爲雖  
大體已善而其中尙須斟酌者猶多如注當雙行小字乃  
大書單行復加陰文注字別之此乃傳體也彼尊古注故  
用大字單行箋別于傳疏別于箋故箋皆以陰文識之而

疏則仍用雙行小字今自作一注何所尊別乎又所引諸書異同詳略之間各有所宜未可一例須稍有增損乃當至于字句脫誤則繕書人之過而校勘亦豈易言瑩旬月以來甫竟閱一卷行笥無書可檢僅就本書及正史各種討論之而已更當隨時修補乃善耳世人好輕易著書如周保緒之晉略徒爲鹵莽遠出謝蘊山西魏書之下謝書世亦少見毛生甫欲重修元史瑩嘗見其稿久而不成誠有見其難也畢秋帆作續通鑑亦賴前人先有此書更加考訂修飾又有洪碑存孫淵如胡雛君諸人在局成之故其書尙可觀此事豈易言哉李清注南北史稿本已見此是李清自修南北史耳李乃明季人相沿元明人習氣妄以本書書法失當輒憑己見任意刪改原文而自注其下

荒略武斷甚矣宜四庫書目中已收而復去之也今作此書如能以數年成之抑已率矣默深赴邗上略陳其槩如此晤局中諸君幸致此意也此間有先後海運二案立夫制軍以陶文毅有海運成案一書屬瑩更編後案瑩謂文毅前書皆公牘抄案非書體也欲以陶公之海運略仿前人紀事本末體式修爲海運前編陸公之海運作爲後編庶可傳後頃後編先成二卷其前編尙俟徐爲之也謹以附聞

與南北史合註局諸人書

孟瞻沛厓季子句生熙載諸君子仁兄閣下不奉教言每深企仰此閒緣有書事稽留秋後當可詣邗上載接清光也昨以石塘太守有意註南北二史延諸君分修紀傳惟

體例未一又恐過繁屬瑩更通校而潤色之頃已見南史  
宋紀三卷南齊高帝諸子傳三卷外夷傳二卷北史魏紀  
五卷齊紀三卷齊宗室諸王傳上下二卷万俟普至傳伏  
傳一卷僭僞附庸傳一卷外國傳六卷竊見諸君子蒐討  
讎校用力勤矣引列燦然體義明備魏紀尤美第所据二  
史未言何人刊本卽所取校亦未指其爲明監本或汲古  
閣本抑 殿本無由分辨鄙意當據 殿本而校以他本  
且著明某本如何乃爲精密也古人言史擅三長豈惟修  
史凡成書皆然夫正史久已昭垂而猶注之者非欲著其  
所未明詳其所未備乎天文職官地理制度典章代有不  
同本書有志可無費辭若其無之則非注不能明了矣其  
未備者亦非卽爲病昔人去取不無意義諸家異聞必有

汰削或始末未賅或存舍未審故當博收傍證卽本書去  
取之旨益明此注所由作也匪是則無須矣然注家得失  
亦有可言舛陋者失在簡而多闕繁博者失在濫而鮮當  
此其蔽也大小顏注前漢書劉昭李賢注後漢書裴松之  
注三國志胡三省注通鑑可謂善矣前後漢自有志地理  
職官制度可無詳而前人猶多所援引三國通鑑本無志  
故注者考徵益詳此後人所當取法也然通鑑上采千數  
百年之事卷帙已富則注不容更繁三國卷軸無多則注  
不妨廣博此又相體爲通不可不察也元明以來學人著  
書但嚴取義而事實輒從疎略讀者病焉乃矯之者又但  
尙廣博而昧於體裁苟能兩祛其蔽斯爲善耳李氏之爲  
南北史也取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八代之書及其繁蕪而



通著之世皆稱善猶有未盡朱子譏之然非取八代之書  
互觀烏知其所以善與朱子所以譏哉今諸君子用力已  
勤宜若無可贅言望精力就衰舊學遺忘殆盡又行笥少  
書何堪補綴謬以所見稍有損益尙望諸君子教之耳昨  
見李清合注稿本竟取二史原書爲之刪改大乖注書之  
體仍是明季人不學之陋習蓋無足觀其于枘亦覺其不  
安悉爲更正然可取者甚少自可備採擇之一種耳吳存  
中注本或當勝之然未見也注宜雙行小書且體異注疏  
不煩標明注字已爲石塘太守言之復詳所籤條內矣鄙  
意注書取明文義考事實爲主而別本校字次之八代之  
書併行宜著其異而省其同就其詳而去其略若全書載  
入則煩複無謂恐遺譏於通識未免自類其書至於紀傳

詳略各有攸宜義多互見讀者自知惟他書徵引則甯詳  
無略耳序傳自言梁陳齊周隋五書十志始末皆其所修  
是志自系于各書不能不補入南北史注至于二史及八  
望詳略但存所當存異之甚者著之小小文辭繁簡無庸  
校量拙見如斯未審當否一月以來披詳宋紀甫畢尙須  
覆核諸君草創討論之功何能迫切昨已爲石塘太守言  
之矣

聞諸君欲爲南北史補作志表夫南北史本非無志唐太  
宗修史時魏徵等通南北朝爲十志本名五代志因附隋  
書之後世遂誤以爲隋志非也李延壽自敘謂十志未就  
表上紀傳其實見諸人既有十志已書不能勝之乃廢其  
稿耳隋書十志最爲精善歷代通儒咸無異詞延壽自謂

不及今乃爲延壽作補豈不爲古人所笑耶志書援據必須確實今六朝書籍典故久已散亡仍不過取魏徵十志稍加竄易耳豈非贅耶惟當時無表或可補爲然亦未可苟作觀太史公諸表序自明諸君裁之可乎

與陸制軍書

昨示邸抄廣東夷不入城良由官民同心之力也以如此可用之民前人不惟不用且更摧抑之以悅夷海內同聲憤恨久矣今天語煌煌十年隱忍之深衷一朝宣露不但粵中義士之氣大伸其四方懷忠抱義見屈抑干和議諸人者聞之必皆感泣奮興爭抒忠勇圖報國家矣果率天下忠勇之人鼓其鬱憤之氣烏有不可以振天威而固疆圉者哉粵中文武受此懋賞不但現在義民

當遵旨查請優賞以旌有功卽從前殺伯麥之人亦宜乘  
此上聞而倡義爲檄文鼓眾作氣反受竄戍者不可爲  
之聲請援赦乎此一朝得失之機四海安危之計儻致書  
粵中未審可一言及之否南漕改折一議攸關國計民  
生幸賴我公與石梧先生同心建言感悟天心收回  
成命俾東南數省元氣不致蕩然且國體具存紀綱不  
紊較昔年孫相國請免查陋規之奏尤爲彪炳史乘豈惟  
億萬部民感頌而已我公奏稿尙願乞觀之是晚爲之加  
餐一夜喜而不寐謹繳邸抄一本伏候台祇不具

覆黃又園書

讀所集近思錄諸儒先之說思以付梓見屬弁言竊歎海  
內學術之敝久矣自四庫館啟之後當朝大老皆以考博

爲事無復有潛心理學者至有稱誦宋元明以來儒者則相與誹笑是以風俗人心日壞不知禮義廉恥爲何事至于外夷交侵輒皆望風而靡無恥之徒爭以悅媚夷人爲事而不顧國家之大辱豈非毀訕宋儒諸公之過哉

足下獨善所師崇尙得其正軌以家惜翁考訂不廢義理之說爲宗所謂不圖今日復覩漢官威儀者矣謹當紬繹竟讀作一文以誌慶非獨爲學術人心慶也以爲讀此然後有以反其陷溺之初心心地明而後廉恥立庶幾有人思雪國家之大恥而立天下之綱紀也此一書所關豈細故哉淮南鹽法爲當事者敗壞久矣陶文毅未及整理至于今日已成渙散之勢亟求變法豈可朝夕待乎童石塘一接護符首思除害此淮南一大轉機也鄙人昨有

致立夫制軍書妄獻一議抄以呈教何如

熊襄愍手書尺牘序

嗟乎自古大將爲人所掣不能成功于外且被禍者眾矣天下莫不爲之悲憤然當時軍中號令條敘事勢情形親見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親見又不暇自爲紀實之書一出他人往往失實是以史傳多未盡當亦千古之同憾也好古尙論者每得當時一言一物而窮考之猶可證明一二況本人手自錄記之言成帙哉史言熊襄愍起廢被禍之由詳矣世但咎姚宗文劉國縉與公有隙及顧慥馮三元等先後傾擠究之眾人所以爲誣與公之所以爲實者未之知也及公集出而知其四五矣豈知當時公自鈔錄初次經遼軍中與人尺牘見刻集內者僅二十餘

篇其未刻者猶二百三十餘篇哉讀此乃知諸人所爲傾  
擠及宗文疏劾公棄羣策而雄獨見之謂當時廷議皆以  
用虎慙煖免諸部攻東爲奇策獨公不謂然此其所謂棄  
羣策者也不見公諸書安知虎慙煖免諸部不爲用之情  
形哉神宗加天下賦八百萬餉遼東者五百萬不爲不充  
矣而戶部兵部應之不力遼東仍時有缺兵缺餉之憂讀  
公諸書然後知草缺馬缺餉缺糧缺兵逃將逃之實此史  
傳所未嘗載也至于駕馭三帥控扼虎皮驛以保瀋遼之  
意非此不知其所以然劉國縉祖護招募一營之迂謬亦  
非此何由知耶觀其所以屢與內閣部科書字字血淚非  
惟不應且以益其厭惡而欲求邊將成功乎在廷但知貪  
功冒進飾報爲功而不知守遼無失之功古今一轍可勝

歎哉公按遼時上疏卽定遼東宜守不宜進之策其後一再爲經略皆持定見王化貞冒進一旦廣甯全失而亡遼遂以亡明此公之所以爲知兵也至于中軍號令條教爲古人兵書所未言者多見公與將帥書中可爲法者不一而足甚矣此書之不可少也余昔得公手書此本于毘陵今江夏童石塘太守取而刻之以廣其傳石塘之功偉矣哉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桐城後學姚瑩謹序

江氏音學三書序

代

兩漢以前不言音韻賈鄭大儒注經惟言某字讀如某而已魏孫叔然後乃有反切以音求聲及齊梁四聲之說大行然後有牙齒舌喉唇五音之辨此吾中土音學之權輿也然漢書律歷志引古文尙書于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



始詠楊升庵謂七始者卽牙齒舌喉唇之外有深喉淺喉  
二音是也姚石甫亦謂虞書六律五聲八音皆以樂言樂  
必有歌歌者人聲皆自牙齒舌喉唇出歌則有字是有文  
有聲苟無韻以比齊之其聲不嫌亂乎故又曰聲依永律  
和聲永卽詠也後世乃謂之均又謂之韻聲依永以歌者  
言律和聲以樂器言人聲旣依其詠六律復和其聲然後  
八音克諧無利奪倫以升庵之說爲長由此言之中土音  
韻之說始見尙書虞夏以來已有之不自齊梁也特先儒  
未暢其說耳世以僧守溫所傳華嚴三十六字母爲音韻  
所自出舍中土而祖異域此何異中土律算之學周髀本  
精特失其傳西洋人得之以入中國而吾人反以爲驚奇  
乎雖然牙齒舌喉唇五音之說齊梁言者不詳莫如浮屠

之悉無怪求音韻者翕然從之卽

聖祖命儒臣脩字典亦必首舉之也抑吾觀釋氏字音說亦不同涅槃經文字品有十四字爲一切字本較之華嚴少二十二字涅槃經字音十四字比聲二十五字超聲八字唐僧元應曰字者文字之總名四十七字爲一切字本此元應及涅槃所言又與華嚴不同故知浮屠亦自互異與吾人各家傳聞異說等也桐城方密之通雅所言字音之母較華嚴又少十五字方氏說亦本釋氏學者當何從哉我朝言音韻者皆宗崑山顧氏而江慎修先生音韻之書亦有三種一曰四聲切韻表一曰古韻標準一曰音韻辨微其書專用三十六字母而辨諸家之非近世言字母者無以過焉前二種世已梓行獨音韻辨微未有刻

本余從當塗夏氏得其鈔本乃以三書並爲鐫版以行使  
海內爲音韻之學者得觀江氏之全與顧氏五書並傳且  
舉西域字母字本之異同及吾中土音韻之肇自尙書而  
本本之異域俾學者有所考焉

東溟文外集卷之二

桐城姚 瑩展和甫

張玉泉稽古生辰錄序

嘉慶中嘉定錢辛楣詹事考古人生年爲疑年錄吾家惜抱先生甚歎美之蓋知人必論其世乃可見其所處而其言其事之得失當否皆可推尋且世傳歷久外誤滋多或託名爲之全非其實惟博古之士考其生卒年月往往邈不相及乃能指辨其誣此疑年錄之作所以善也然古人生年已費徵求至於月日則更難矣漢州張玉泉廣文更有稽古生辰錄之作凡古聖名賢所生月日見於傳記者悉蒐錄之并世俗所傳僊佛神祇生日亦畢載無遺且必著其所見何書若其是非確否則一俟之博雅君子自趣

雖稍殊於錢詹事然可與錢書相證明者多矣非縉紳先生有心考古者所樂道乎廣文名懷洵以嘉慶辛酉舉人大挑知縣親老請改就教職爲南部縣教諭終會理州學正道光二十八年三月卒于家漢州張氏稱多藏書玉泉兄弟三人皆中鄉舉而玉泉尤以好學聞所著有蜀經濟考數十卷及鼎元錄皆有資於掌故其壻楊式如學博在蓬州以君此書示余讀而善之乃勸其授梓而爲之序

陳息几康郵小草序

自漢武帝通西域使節所至極于罽賓條支皆西北諸夷國也自唐世吐蕃內逼而星軺所指乃極于邈些五天竺之地則西南近海越日南真臘以外數千里矣昔人奉使者僅能羸有紀載而采風之咏無聞豈非以外夷人物山

川陋惡不足以入篇章歟然荒陋之地風氣開揚皆憑人力苟經學士文人作爲詩歌潤色之則陋者亦華矣元世郡縣實盡西藏之地明則不入版圖但謂之烏斯藏

本朝康熙之季年乃復設王官以大臣鎮之自打箭爐外悉立台站郵使歲時不絕而文人殊少吟咏乾隆末和泰庵尙書有西藏賦嘉慶中松湘浦相國顏惺甫尙書有紀事圖詩而王我師馬若虛諸人則從事幕府作爲篇什紀詠亦第形其陋惡而已道光甲辰乙巳間余再奉使察木多嘗爲康輜紀行十六卷亦間有詩歌然無多也息凡以丁未之春繼使其地八月歸成都則成古今體詩二卷可謂富矣陋惡之區不從此而大生其色乎息凡詩文俊拔迥非俗響已刻詩集旣足傳于世矣此二卷所厯界外山

川風俗人物一一如繪不但余一披覽恍若再遊卽未嘗  
往者讀之亦不啻身行而目睹之蓋雕寫景物之中興寄  
寓焉固非徒夸遊覽之異者是乃詩人之旨也息凡自題  
之曰康郵小草云

先塋記

形家言世族盛衰由葬地詳矣而儒者陋之謂不如觀德  
是二說也未可偏廢世有無德而驟興者矣未有不德而  
能長世者也天道有常不能無變地理豈有殊哉人受天  
地之中以生而地與人實近蓋地儲天之精生人猶之母  
感父精生子靈蠢強弱受之父母成德達材則存乎其人  
猶之富貴壽考受於氣數忠姦賢佞氣數不得而措之也  
人道裁成天地豪傑不得於氣數猶自能不朽况得于地

者乎吾家之興在明中葉于今四百年矣賢哲代生簪纓相望江南稱世族焉儒者言曰明德之遠形家言曰地氣之祥自先德傳成明德既有徵矣地形之說亦誠有不誣者姑卽本支記其始末俾吾子孫有以觀焉

其記曰地理之志始自漢書而形家亦云地理何也理者條理之謂自禹貢九州以山川分紀脈絡分明言地理者祖之以定郡國而論形勝者亦祖之以管氣運地氣之運必循脈絡苟非脈絡所在則氣不運行地氣不行人生何由盛乎地理明而脈絡可辨此形家所以言地理也桐城麻溪姚氏始興之祖塋曰錢家橋吾一世祖故居而三世祖考四世祖妣之所葬也五世祖參政公以進士起家考與妣亦葬焉四世祖考贈給諫公塋于蕭家衝亦稱善地



六世祖杏材公七世祖石崖公若妣八世祖葵軒公十世  
祖妣方夫人皆葬大窰口益盛大以至于今若方山若嵒  
嵒若峽山者吾族大宗所同祀焉乃吾小宗則松茂嶺楓  
香嶺長嶺之三芝庵形家皆以爲吉綜而計之自始祖至  
瑩十八世而葬吉地十五皆在桐城復有江甯之小山爲  
十世祖考芳麓副使兆域其形勝不下峽山今詳其地形  
脈絡於後吾鄉左先生殷薦撰桐城地脈記曰桐城山皆  
發脈於潛之天柱東南六十里起香爐尖下有黃土關入  
桐城分二幹左爲大幹右爲西幹東南至三芝庵折爲長  
嶺轉東南起分水嶺二姑尖踰老關嶺起華崖山由是至  
黃草尖金字寨旂嶺土脈嶺過小關起洪濤山綿亘一百  
餘里西北諸山皆從此分出其大幹中行東北起喜子峯

入廬江縣六十里起白兔山再起平頂山左爲大幹北去  
右幹旋轉復入桐城爲縣東之右幹西南行至大窰口入  
桐城特起大山爲龍王頂卽大窰山也奇特如獅百里內  
皆見之俗名獅子地龍王頂迤邐而復南起一頂隆高而  
上平中有大石寬廣一畝如鏡上嵌大鐵錢數枚徑三寸  
許不知何代人所爲頂下東南四里爲梨樹凹卽六世祖  
杏林公妣江太君七世祖石崖公妣方太君八世祖葵軒  
公墓也山界廣東北跨廬江三十里西南周山之麓迤邐  
南至錢家橋皆姚氏 錢家橋者在麻埠河西其原自龍  
頂分枝東降平岡至樊家岡復分三枝中爲正枝由羅家  
舖過峽至老人塆發石馬灘盡于郢家橋府君廟左水由  
石婆嶺至青竹湖口會羅昌河南行右水自三聖廟前行

過呂郎橋錢家橋至麻埠河兩水會合南入石溪一世祖  
勝三公居錢家橋西卽三世祖伸義公妣蕭太君四世祖  
妣范太孺人五世祖參政公妣余孺人墓 嵎峽者自二  
姑尖折而東南三十里至菜園嶺分脈東南爲縣治脈起  
黑窰嶺卽挂車嶺也南起倒觀尖又南起放鷹尖左分枝  
行葛家嶺西至扁擔衝東南至土地嶺過峽橫起大嶂左  
分枝東至龍井衝中枝南起嵎峽尖最爲峻聳在縣治西  
北倪太夫人葬此山之陽 峽山蕭家衝者東右幹南至  
屋脊山右分枝西南起雞籠山又西當高店過峽南過伏  
牛嶺起峽山十一世祖職方公墓在焉昔副使芳麓公歿  
職方公卜葬峽山而尙寶公以爲江甯之小山吉遂葬小  
山職方曰峽山非弱吾其葬此及卒端恪公兄弟遂奉安

焉敦視乃石山土穴世所謂猛虎跳礮者也峽山之西脈  
方分枝行蕭家衝西至驛山口而止四世祖贈給諫公墓  
在蕭家衝卽外家地而廣之方山者大幹出華崖山自  
丈人石東北至楊家大山頭分脈東南起北黃草尖東北  
爲唐家嶺分脈起虎頭寨南過試劍石嶺南分一枝至清  
泉寺卽谷林寺也寺後北行折而東南過注坊嶺當魯祺  
口之左東北爲方山九世祖贈光祿公墓在焉下爲平地  
過呂亭驛起小岡曰走馬岡東北盡沙河之內魯王河  
松茂嶺者屋脊山南過會官又南至分水嶺穿塘過峽爲  
二脈其正脈起抱龍山在縣東百二十里又東過會心嶺  
南曰芒槌山過峽東南起鳳冠山山右分小枝爲黃華正  
脈自鳳冠山過白沙嶺東起標鹿尖至大茅竹左枝南起

槍山盡麓湖濱右枝折而西北起磨盤山過伏子嶺折而  
西行長衝之左至松茂嶺十二世祖妣夏夫人墓在焉先  
尚書端恪夫人也 三芝庵者自潛之天柱峯東南行六  
十里起香爐尖過黃土關入縣界之西幹東南至三芝庵  
折爲長嶺先高祖贈編修公先曾祖編修薑塢公妣張夫  
人合墓在三芝庵後伯祖惜抱公配張宜人祔其右長嶺  
尚在墓下萬山圍聳廣二十餘里界桐城西北潛山舒城  
三縣間 桐香嶺者自唐家嶺分脈東行折而北其左枝  
東行至小龍尖又南行至桐香嶺十三世祖妣張安人先  
高祖妣任太恭人墓地

宗譜見存人數記

道光丁酉宗人修譜成刊逾年刻本至臺灣得以耆舊宗

見有人數及支派之隆替焉溯自一世至四世惟贈給諫公宗顯與弟宗達兩人而已宗達公下亦惟七世延珠公瓚至今十九世存一百五十六人延美公瑋至今十九世存八十人未爲大也贈給諫五子獨雲南參政旭後繁衍至今餘率再傳或四傳而止雲南參政五子世衡公機再傳梅軒公采五傳其有後至今者翠林公相世寬公栗及瑩六世祖杏林公捐也翠林公長孫松岡公在至今十八世存八十五人第三孫松窩公長有四孫廣西參政若水至今十九世存二百有四人元石巾石上洛兄弟至今二十世存二百六十七人杏林公亦五子其二僅再傳四傳惟栗岡公璧至今十八世存十六人松苓公珂至今十八世存七十七人皆不甚眾而以石崖公琛子葵軒公希廉

一支爲大葵軒公瑩之八世祖也石崖三子紹泉竹軒兄弟皆止三傳獨葵軒公至今二十一世存九百四十一人仕宦科名人物稱盛皆公後也雲南參政第四子世寬公栗亦五子其三不傳傳者槐庭公琨至今十九世存一百七十七人庭芳公地至今亦十九世存一百四十六人綜計道光丁酉修譜之歲麻溪姚氏存丁二千一百四十九人上距乾隆乙卯惜抱公修譜時存丁一千七百者增四百四十九人此以見盛世戶口之滋生而吾祖自宋末歷元明及今且六百年而子孫益眾非幸事乎又以葵軒公下諸孫隆替考之公子有六長南埭公承虞至今二十世存一百三十一人次養和公祖虞傳止十六世次卽瑩九世祖贈光祿大夫自虞至今二十一世存三百八十六人

次景華公本虞傳止十四世次欽所公賓虞至今十九世  
存四百一十九人次翠亭公舫虞至今十八世存者五人  
耳以丁言莫盛於欽所公後吾九世祖略遜以科名仕宦  
人物言則南車公與吾九世祖相埒吾祖抑又過之然此  
第及今言之耳安知異日隆替又如何哉吾桐大族丁或  
萬計然海內數江南望姓必曰姚氏豈族之盛衰又不盡  
以眾寡計耶夫眾寡之數存乎天者也若賢知之事則人  
皆可勉凡吾宗人惟盡其所當爲者以求合于天焉庶幾  
延世之道乎道光庚子十一月十八世瑩詔於臺灣道署

博山園圖記

江甯府城西石頭山前小阜曰博山者舊有四松庵陶氏  
構閣讀書其中家惜抱先生題曰餘霞爲之小記嘉慶甲



成年事也後二年余同管異之梅伯言馬湘帆鴈此作詩而去二十餘年頗荒廢陶文毅公督兩江軍愛其地適有

御書之賜乃開庵址而新之于閣傍爲惜陰書舍愛公者貌公鑄石于壁摩印心石屋

御書四字而奉之

以文毅少日讀書資江水中一石如印正當其舍而此地前望天印山恍如其舊居也召詩僧讓舟遠來主之復大開書舍籌經費延山長課諸生以承其業助文毅經營成之者湯雨生將軍也丁酉落成讌客陳芝楣中丞齊梅麓刺史及雨生以下名流十餘輩咸集雨生作圖包慎伯作記諸人賦詩一時極盛未幾公薨後十年文毅弟子湘陰李公繼督兩江以戊申冬月之晦爲文毅生日舉祀事于此讌遊復盛然舊時諸人惟雨生慎伯在矣雨生有感舊

詩四章最沈惻明年四月塋赴李公召來江甯雨生出此  
圖示余讓舟余舊識也來訪乃至餘霞閣中惜抱先生題  
猶完好禮文毅遺像讀李公所爲詩及聯語眺覽景物如  
故而余與雨生則皆老矣嗟乎余自乙亥三月省惜抱先  
生而入京是冬先生卒戊戌正月謁辭文毅而之臺灣明  
年公薨今年赴李公召來不逾月李公以乞病去文毅及  
李公前後讌集之盛余皆未與卽曩者餘霞閣同醉四人  
異之亦亡逾十年伯言聞將乞歸能再同遊與否未可知  
也俯仰今昔能無慨乎余初交雨生于粵中爲嘉慶庚午  
廿餘年而後數見戊戌再別于今復聚初識讓舟于理安  
今茲亦閱十年改其僧號曰謙谷後此之聚散又將何若  
而惜抱文毅尤有慟焉因觀茲圖乃謂其盛衰離合之迹

云道光己酉四月廿一日記

孟母溫太宜人八十壽序

國朝撫育天下二百年澤深人恬太和之氣洽於上下

聖皇聖母累代言无疆之壽下自王公卿士命婦及閭閻

男婦年屆百歲八十九十者皆習以爲常矣然吾觀世之以壽稱者或家不素豐或遇有所歟則視其人之德量廣狹以爲福之大小以故福與壽均人又難之若今孟母溫太宜人其庶幾乎太宜人生于太谷世家以巨富稱多文武顯宦太宜人弱齡卽恬靜好禮父朝議公母段太恭人鍾愛之段太恭人通古籍教以詩書年十七歸孟氏有容人量小心謹慎事舅姑夫子皆盡其歡奉膳鍼紉之餘喜覽史鑑生三子先修道光己亥副榜先恆贈承德郎先穎

壬辰進士刑部主事皆有令聞先穎尤質直好義蓋得於  
其先教諭庭訓既深亦太宜人有以成之也三女俱適本  
邑世家男孫三女孫七男曾孫二女曾孫三先以穎貴太  
宜人從夫受子封此其爲福不旣宏乎道光甲辰春仲爲  
太宜人八十壽派京師諸貴公暨先穎同年咸稱觥爲壽  
瑩於先穎有知悉太宜人壽果與福均也先穎乞言瑩  
曰自古法家刑德不並稱爲其尙威鄰於秋氣之肅也故  
三代而後以刑官爲戒然如于定國之爲廷尉王文正之  
在審刑更益昌大者何也長吏矜慎獄辭以祥其刑屬吏  
勤恤囹圄以蕃其德囚雖有罪不苛以法外寓愷悌于幽  
隱之中刑也而德存焉于以佐  
哉余嘗蒙  
詔獄見南北二獄繫囚已未定讞六七百

皇仁弼明教豈淺鮮

人飲食臥起率如法經旬時無一號呼凍餒病困者訪之咸曰提牢主政孟公惠我日一再至省問故無有疾苦囚亦不敢弛法自余在獄及出君尤始終左右之每言及時事慨然義形于色知其受教於太宜人者素矣太宜人之福與壽均不亦宜乎先穎曰然請以予言爲識瑩旣蒙假歸服念前事爲文郵致京師祝太宜人晉一觴焉

飭嘉義縣收養游民札

戊戌七月初六日

札嘉義縣范令該令上年到任之初稟稱向來辦理保甲不過造一煙戶冊清莊聯莊不過貼一告示不欲爲紙上空談特立團練章程爲清莊聯莊之法前護道已批准照行在案本司道檢閱所議各條均爲妥善果能如法力行地方何患盜賊惟嘉義自上年以來盜賊之風仍未能靖

豈雖有良法而總董奉行不力乎抑地方公事殷繁尙有未及查辦之莊乎該令素稱勇於任事惟地輿旣廣匪類素多誠非朞月所能奏效所望督率本屬縣丞巡檢稽查總理董事必使已行團練者不敢懈怠未行團練者迅速遵行自能日有起色耳然本司道尙有過慮者則逆案之餘匪也夫爲政之道貴在相時因地揆勢度情臺地大患三端一爲盜賊二爲分類械鬥三爲謀逆此三者雖別實皆匪類所爲游手日多展轉聚處倡亂之姦民甫十數人附和卽可千百附和者初無定見匪類招之則爲盜賊官人招之則爲義勇惟利是視而已強者或劫掠錢財弱者或求一飽人多事鉅不免身受極刑果能處置有方此皆良民耳

國法莫重大辟道光六年分類械鬥之案十

二年張丙陳辦之案十四年許懃成之案十六年沈知之案每次捕誅多者千人少亦百數其尋常刼盜歷年所誅亦將盈千而盜賊之風未息則誅之不勝誅矣著名逆犯固已八九就擒所患者一二遺孽自知罪在不赦輒復煽惑餘眾以冀死灰復燃急捕之則挺而走險適乃爲淵驅魚緩置之則羣聚日多必且蔓延弗制本司道以爲此時要務自當聯莊團練以固良善之藩籬尤當收用游民以免匪徒之誘結聯莊團練之法前人及該令已爲周備但須實力行之至於收用游民一事初聞必且難之然非不可爲也計一莊之中丁壯不過十分之三老弱婦女約居其七此丁壯中有業者究多其無業者亦不過十之一二除實係逆匪刼盜及人命正兇必當嚴治外其僅止游蕩

或與匪人來往者每大莊不過十數人小莊數人耳儻令  
總董各查本莊造具年貌花名清冊許以改過自新既往  
不究由各本莊派出公費給予飯食使爲莊丁巡守本莊  
田園門戶或任爲僱工力作責成總董約束稽查不許出  
莊滋事及與匪人來往如此則無業變爲有業匪民悉爲  
良民不但不出作賊且賊黨解散招誘無人必不敢輕犯  
其莊矣賊黨既散則拉捕更易爲力遺孽何患不靖死灰  
何患復然乎蓋若輩向無名冊無人管束易滋事端今名  
冊旣入管束有人如果滋事不難按冊而稽指名可索自  
必安分守業有所忌憚矣或慮公費無出則試思大莊約  
數百家而養十數人小莊或數十家而養數人其力何致  
不給且此等非其族鄰則皆戚屬爲之守莊力作並非空



養閒人于情事亦爲公允惟在實心辦理之總理董事耳  
本司道斟酌情形特爲此舉先行之嘉彰二縣以次及于  
全臺想該令必亦有同心也但念地廣莊多該令政事殷  
繁未必能親恩各莊查辦除已出示發給分貼各保外今  
更刊刷印諭遴委大甲巡檢蔣律武齋赴該縣仰卽查照  
一體示諭各莊總理並飭斗六笨港兩縣丞暨佳里興巡  
檢會同蔣巡檢馳赴各保傳集各莊總理董事遵照示諭  
妥議核實辦理造具莊丁年貌名冊四分一存縣署三分  
交委員齎送鎮道府衙門備查該令仍親自先往辦理數  
莊以爲之式務須妥速核實爲妙限兩月內辦竣候本司  
道親至該縣查閱凡此收養游民無非多一良民卽少一  
匪類耳其有著名聚匪之莊當如何設法辦理該令妥速

籌議分別行之可也

諭嘉彰二縣總理董事

臺灣地方生齒日繁人多無業又有內地客民偷渡始聽人言以爲樂土及乎到地乃知不若所聞流蕩無歸因相聚而爲匪本地無業之不肖子弟復被其誘惑遂相習而爲盜賊甚至黨羽漸多遂有不逞之徒妄思嘯聚謀爲不軌大兵一至旋即破滅身受極刑在滋事之匪徒罪所當得原無足惜而地方村莊遭其蹂躪不保身家地方日形凋敝豈不寒心是以定制設立重兵申嚴法令之外特有總理董事之設俾董率各莊稽查匪類無事則守望相助逐捕盜賊有事則率領莊丁保護村莊隨同官兵討賊立功法至善也今日久玩生雖有總董之名而不能認真辦

事非但軟懦畏事甚有庇匿匪盜藉爲不法者若不嚴行甄別何以整頓地方上年該縣稟送清莊團練章程甚爲妥洽該總董多未實力奉行是官爲爾等苦口苦心而地方反視爲具文良可歎也至於匪類之中亦有差別如係逆案要犯及刦掠重犯人命正克法在不赦自當立予捕誅其或實因無業僅與匪類往來並未犯有叛逆盜刦人命之案者尙可改過自新此等每莊不過十人數人宜責成總董逐一查出壯者作爲團練莊丁令其日夜巡守本莊公議酌給飯食弱者任爲僱工令其服役看守田園門戶總使有業可執不許無事出莊總董不時稽查教導約束儻有不遵或仍與匪徒往來者卽送官究治並造具莊丁清冊註明姓名年貌送官查考如此則本莊無業之人

皆爲有業自可勉爲良善在該丁既可養其身命在本莊亦可保其室家一莊如是莊莊如是則匪類無從引誘黨羽自孤不但不敢輕犯其莊並且易於緝捕矣本司道昔在龍溪卽常行之有效欲靖地方莫善於此或有慳吝愚人以爲賞力有限何能更養閭人不知眾擎易舉計各莊大者或數百家小者亦數十家此等非爾族鄰卽爾戚屬大莊不過十餘小莊不過三四合十家之力而養一人且爲之守護田園門戶可免盜賊之虞所得甚大悉皆有用之人豈可指爲閒人乎惟在各總董實力秉公辦理耳此事既辦卽結聯眾莊就地方遠近形勢毘連力能彼此照應者各莊總理董事相與合約協力同心凡遇有事一家有賊則一莊鳴鑼一莊鳴鑼則各莊鳴鑼相應各出莊丁

走相救應其餘一切照該縣前議團練章程辦理如此盜賊尙敢入其莊者吾不信也今欲甄別總理董事之賢否必有所憑卽以此爲憑果能遵奉實力辦理者賢總董也不但用之且必獎賞之儻陽奉陰違視爲故事甚乃庇護犯法莊丁不肯送官究治者卽不肖之人也不但革之必且治以應得之罪本司道賞罰一秉大公不以人言爲是非惟視其行事之實否耳除分委幹員赴縣會同辦理外合亟諭飭爲此諭仰該總理某卽行傳集各莊董事面見委員遵照事宜查明各本莊此等游手無業壯丁共若干人通莊共議給予飯食作爲莊丁巡守本莊責成該總董約束稽查不許出外再與匪人交結造具年貌花名冊四分呈鎮道府縣查核不得以有業之人充數妥議章程

送縣聽候本司道按臨查核辦理至各委員官人應需夫  
價飯食造冊紙張已由本司道捐廉給發刊印冊式交委  
員齋去各莊只用照填毋須冊費儻有藉端派索本司道  
察出惟總董是問

東溟文集卷之二終